



第426期
名誉主编:了人
主 编:王伟



归途,依旧光芒闪烁

(外二首)

◎ 刘德荣

那时流水缓缓趟过你的沟渠
竹林,池塘,稻田,山水,鹭鸟
的卷轴,一帧一帧展开
这里没有山大王和压寨夫人
只有外婆借宿的狭窄偏房和她
头上的千堆雪。只有我上早学
走的泥巴路,花草沾满露水
路边偶尔有一堆冒热气的牛粪

那时,云雨、雷电,没什么
特别异样。只是天特蓝,空气
特清新,黄昏特美。那时
年轻的光阴无邪而天真

现在,万事已老。抵近你时
我这个归来者,离城郭、繁华
已越来越远,离落日越来越近
生性胆怯的我,惧怕黑暗,而
生活常让我背光而行,它回馈的
一颗柔软之心,正被归途的
暮色
渐渐掩埋。而佝偻的故乡
却盛满月光、虫鸣和绿色之美

母亲仰望夕阳西沉

桂溪河,是我年轻时
笔重墨厚的一撇。而四十年前
太平镇的牡丹花,则是
我无力也不忍心写出一捺

今天在牡丹花丛中荡漾的人
是我心尖尖上一行行小诗

今天我给94岁的老母亲拍照
老人家手捏一支白色的牡丹花
仰望夕阳西沉。像一幅画卷

此时,母亲满头银发
让我这习诗之人
在倒春寒之日,羞愧描摹
明月山白牡丹花最美那一笔

这是件值得庆幸的事

这些年,常想它的平庸,俗而小
想枯杆、枯枝在灶堂里噼噼啪啪燃烧
想晨露挂满太阳,野花满地
想鸡鸣狗吠布谷鸟声
已成一种习惯

想傻表叔常叮的
那一轮落日。想留守的
几个老人,背靠老黄桷树下养神
想那几只麻雀在院坝里七躬八翘戏闹
也成一种习惯

想这些年,一颗卑微的
游子之心,还贴着梁家湾的心跳
常给它写几句赞美诗
想百年后能回到它身边
这真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

(作者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

◎ 刘茂平

郁郁葱葱的山林掩映着山沟里的老家,房前一湾浅浅的冬水田,从高祖算起,已有几辈人住在这里居住。还有一种精灵也在一起栖息,那就是蛇。那里什么蛇都有,红蛇、乌梢蛇、烙铁头、算盘子……还有一种在我们这里比较“特殊”的蛇,人们叫它菜花蛇。

老家的房子以前是土坯墙,屋顶盖着稻草,称为草房。一天中午,一家人正围坐桌前吃饭,突然发现从头顶上掉下来一串串灰尘,抬头一看,大家顿时惊呆了,一条一米多长、长着黄黑纹路的蛇正在屋顶横着的竹竿上蜿蜒盘行,身上光滑的鳞片闪烁着奇异的光泽,口中不停地吐着信子,眼睛深邃而神秘地盯着我们。一家人都屏住呼吸,不敢说话,睁大眼睛看着它慢悠悠滑进土墙的裂缝中,母亲说:“不管它,这是菜花蛇,是屋基蛇。”她又对着墙缝大声说道:“你快点走,不要吓着娃儿。”说来奇怪,那条蛇好像能听懂母亲的话,眨眼工夫就从墙缝中消失了。母亲的话里仿佛带着一种灵性。

后来问村里的长辈,才明白母亲说的“屋基蛇”,又被称为“家蛇”。长辈说,如果住宅里没有蛇,那说明住宅风水不好,这当然是迷信罢了。不过,我真想不到令人恐惧的蛇,竟和人类有如此和谐融洽的关系。如此说来,我们岂不是天天和蛇一起居住吗?

菜花蛇之所以称为“屋基蛇”“家蛇”,是因为它喜欢栖息在人类居住的房屋及周边,那里有它喜欢的鼠蛙乌鱼等食物。它穿着黄黑相间斜纹的“衣服”,闪烁着菜花一样的光斑。它的头顶上有独特的“王”字形黑纹,这是区别于其他蛇的特征,所以称为“家蛇”,民间的说法

◎ 张强强

前不久,邻居王姐将七十多岁的老母亲接来同住。老母亲虽然身体素质不错,但王姐一门心思地想要老母亲安度晚年,在她这里只管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像个老佛爷似的享清福。

俗话说:“收拾不完的家,停不下来的妈。”老母亲辛勤劳碌了一辈子,哪里能够闲得下来呢!第一天,趁王姐上班时,老母亲从库房里翻找出尘封多年的泥耙,把房屋后面闲置的菜园全部犁了一遍。我恰巧路过与她唠起家常,老人说要种上一些黄瓜、茄子、辣椒之类的青菜,等家里吃腻了鸡鸭鱼肉的时候,就可以换一换口味,炒上几盘自己种的青菜,那滋味雨提多香了!

可等王姐下班回来后,看到新翻的泥地瞬间火冒三丈,气哄哄地吼道:“谁让你干了,你多大年纪不知道吗?万一闪了腰怎么办?就不能好好歇着吗?”老母亲像做错了事情的孩子一样,手足无措地站在一旁,神情悻悻地低着头,白日里干活时神采奕奕的双眼,仿佛蒙上了一层阴云。我听见了赶紧劝道:“让阿姨活动活动吧,只要她还能干得动,不然每天光待着也无聊啊!”

◎ 王治刚

也许是我 and 妻子的性格都偏急的缘故,我俩常为一些小事争吵。幸亏有儿子相劝,很多争吵之火刚一点燃,就被儿子掐灭了。儿子有时站在妻子一方,有时站在我这一方,但总的来说,站在我这一方要多些。这让妻子有些不高兴,说儿子不懂事,有时竟骂他是“白眼狼”。

就拿前段时间买吸尘器的事来说吧。我在网上看中了一款无线吸尘器,提出买一台,不过要两千多元。妻子一听这么贵,马上跟我急了眼:“我看你是钱多了,找不到花处。”儿子见事不对,马上放下手机:“妈,我觉得爸爸是对的。”

妻子马上数落儿子:“哟,说你是‘白眼狼’,还真是,又向着你爸。”儿子照样没生气,笑着说:“妈,您忘了去年擦客厅水晶灯的事了吗?您和爸费了老大劲儿,站上凳子抹灰尘,危险得很。要是吸尘,一会儿就弄干净了。”这话一出,客厅顿时安静下来。经全家商量,最后买了一台性价比高的吸尘器。

此后,妻子叫儿子“白眼狼”的次数明显减少。

母亲的爱

有镇宅之意。菜花蛇可以长到两米多长,像大人胳膊那么粗。它有群居的习性,看来我家房子里可能不止一条蛇了。以至于晚上睡觉时,我都反复把蚊帐扎在竹席底下,总会担心蛇会窜到枕头上来。尽管如此,却一点也不影响睡眠。

母亲还告诉我一件事,让我对蛇的认识更加好奇。我还没学走路的时候,母亲要下地劳作,就将我放进一个竹筐里,竹筐底部垫一层稻草,稻草上面铺半截布毯,我就睡在布毯上面,另外半截布毯盖在我身上。有一次母亲抱我起来喂奶的时候,竟发现一条小菜花蛇盘睡在我旁边。母亲说:“你们睡在一起,各自都露出一副安稳幸福的样儿。”

听母亲说了此事,我对蛇竟有了一些好感。我想,那天现身屋顶那条蛇会不会就是陪我睡觉的那条小蛇呢?我甚至有些期望它再现身一次,说也奇怪,家里竟很久没有看见蛇了。

那年夏天的一个上午,我正在房前晒坝上抹芭谷,突然听见一只母鸡在堂屋里叫个不停,过去一看,一条硕大的菜花蛇上半截伸进鸡窝里,下半截还掉在鸡窝外,那只母鸡显然是刚下了蛋,慌张地围着鸡窝转,不停地叫着,它想保护蛋,却无济于事。走近鸡窝一看,那条菜花蛇嘴里叼着一枚鸡蛋,正拼命往下咽,鸡蛋太大,它久久吞不下去。

“它在偷蛋,打它?”我问母亲,准备去檐坎上拿锄头。“不打!”母亲说,“家里的耗子被它吃光了,它没有吃的,不得已才偷鸡蛋,放它走吧。”那条蛇在往下咽鸡蛋时,鸡蛋破

母爱是个被动句

眼前的情景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一段往事。

犹记得三年前,刚退了休的母亲特意从老家来看望我,这是母亲第一次来我工作生活的城市,我反复叮嘱母亲在家里什么都不用干,只管舒舒服服地待着就行。因怕母亲按捺不住性子又辛苦操劳,我把洗衣拖地、买菜做饭这些家务活全部都抢着做完,还洋洋得意地自夸了一通。

结果不到两个星期,母亲就说头晕、吃不下饭,总是感觉浑身疲软无力,还经常嘟囔着想回老家去。这可把我给吓坏了,我赶紧领着母亲去医院检查,结果检查报告显示母亲身体硬朗得很。

我百思不得其解,无奈之下只好向好友求助。好友听后一副了然于胸的样子,语气笃定地告诉我,母亲出现问题的原因,就在于我不让她干活。我一听立即反驳道:“她好不容易来一趟,我肯定不舍得让她干活啊!”见我满脸质疑的神色,好友摇了摇头,慢条斯理地为我解惑道,虽然我不忍让母亲辛苦劳累的出发点是好意,但是母亲肯定希望可以帮我多做一些事情,分担一些辛苦,让我可以轻

碎了,被它吞进了肚子。不用驱赶,它很快就溜进了墙缝中。

我渐渐长大,发现母亲不仅对蛇,她对山水草木、飞禽走兽都充满着仁爱,她相信它们都是有灵性的。

这年的冬天,村里有人提着编织袋,在房前屋后那些柴堆草垛里捕蛇去卖,菜花蛇无毒,更是他们捕捉的目标。有一次来了两个捕蛇人,他们或许发现我家屋后的柴堆里有蛇冬眠的痕迹,准备翻开柴堆。“不许在我家捉蛇!”母亲大声地制止他们,那两个人说如果捉到蛇便给母亲一些钱,母亲坚定地说:“蛇是我养的,我不要钱,也不许你们捉!”见母亲态度强硬,那两人悻悻地走了。

这年夏天的一个晚上,电闪雷鸣,天摇地颤,瓢泼大雨下了大半夜。洪水冲毁了不少庄稼果木,连水田的田坎也被冲垮不少。白天人们看见洪水造成的惨象,都摇头叹息,修复田坎那是多么费时费力的事啊。唯母亲心平气和地说:“顺应自然法则吧,只要人还在,毁坏些田坎庄稼不算什么。”

就在那天,母亲告诉我一个传说,她说蛇长大就会变成龙,龙要随着洪水出蛟到大海中去,无论有多少艰难险阻,它都势不可挡,一往无前。

那条偷我家鸡蛋的蛇后来再没有出现过。我想,它是否如母亲所说,出了大山,沿着河流,游到大海中去?

我也相信万物有灵,因为万物有着母亲太多的期许和热爱。

(作者单位:重庆市江津区龙华镇人民政府)

松一些,我的做法却让母亲觉得我不再需要她了,她没有帮上我的忙,所以心里难受。最后,好友还告诉我他的母亲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形。

我听后恍然大悟,心里不停地感慨原来孝顺也是个脑力活啊!那天过后,我开始有意地给母亲派发一些家务活,像小时候一样央求母亲给我做各种好吃的,没想到一个星期后,母亲的毛病竟然奇迹般地消失了。我将这段经历说与王姐听,通透的王姐不再坚持让老母亲闲下来,甚至还提出了很多打理菜园的建议,母女俩有说有笑地规划起来。

上个星期,王姐给左邻右舍送来了自家种的青菜,尝过之后我们都大呼好吃,夸赞起王姐老母亲种菜的手艺。老母亲听后,干瘪的满是皱纹的脸笑成了一大朵盛开的向日葵。看着老母亲越来越有精气神的样子,王姐欣慰地笑了,我们也为她们高兴不已。

直到这时,我才更加懂得:母爱是个被动句,她永远在等待被我们需要,却从不肯主动索取半分。

(作者单位: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

最好的礼物

真正让妻子对儿子刮目相看的,是今年五一。那天一大早,就听见妻子在厕所“哇哇哇”地吐。我跑过去,看见妻子脸色煞白地瘫在马桶旁。儿子穿着睡衣就冲了进来,声音都变了:“快叫姨夫开车!我去拿医保卡!”说完马上就往电脑桌那边跑。

到了医院,妻子仍是浑身无力,我和妹夫全程都搀扶着她。挂号、缴费这些事儿全交给了儿子。原以为这小子难以对付,没想到他敢于开口询问,楼上楼下地跑,顺利得很。等妻子在检查完,这小子后背的衣服都湿透了,还惦记着给他妈妈买水喝。平时手机不离手的人,那天却一直守在检验报告取单机前,每隔十来分钟就去试一试检验报告出来没。

检验结果出来,儿子看了半天,挠挠头说:“白细胞好像没怎么涨?”医生都笑了:“真是小机灵鬼,普通肠胃炎,输两天液就好了。”我这才发现,他攥着报告单的手心全是汗。

输完液后,我们就回家了。妻子的气色好了很多,她还不忘向儿子调侃:“平时总向着你

爸,这回怎么对我这么上心?”儿子低下头,有几分害羞地道:“您要是倒下了,谁给我做好吃的啊?”妻子伸手轻轻拍了一下儿子的后背,眼圈泛红。

这不,母亲节到了。我看着厨房里,那小子笨手笨脚地剥蒜,妻子嘴上骂着“笨死了”,却伸手帮他把歪了的围裙系正。这小子哪是不懂事,哪是“白眼狼”,他早把对家人的关心,藏在行动里了,分明就是一个“小暖男”。这份藏在生活里的体贴,不就是母亲节送给妈妈最好的礼物吗?

(作者单位:重庆市綦江区信访办)

